

尼克森的「中國政策報告」與北平之行

陳紹賢

壹

今年二月九日，美國尼克森總統向國會提出其就職以來的第三次「一九七零年代美國對外政策報告書」。在這長達二百三十六頁文件的開端，有這樣地說：「當我準備赴北平和莫斯科從事高層會談的時候，格外適時地提供美國人民和國會一種基本文件，俾瞭解政府的政策及其對外事務的廣大目標，這就是我的第三年度報告書的功用。」

本年的這種報告書的功用，既以之配合北平和莫斯科之行的時效，故其內容有些跡象是對過去表達的「和平之旅」(Journey for Peace)的意義與目的，再作複述或引申，尤其是關於「中國政策」部份，照應到訪問北平的那些說法，更爲明顯。

貳

此次的「對外政策報告書」的第二部、第二章(註一)涉及「中國問題」。尼氏開宗明義的說：「能稱爲歷史性事件的不多。我在七月十五日宣讀的公告，允稱之爲歷史性的文件。」跟着，他提到中美關係的歷史背景，而認爲「中國人的經驗不是以平等地位跟外方世界來往的經驗，而是一種不是中國人居於優越的地位，便是遭受外國剝削的經驗。」「共黨領袖仍繼承了這種帶有驕傲與恥辱兩種特徵的傳統。……近年來『中國』曾經過一個內部動亂與對外關係發生變動的時期，他們已經決定打破其部分爲自己所選擇的孤立，試探與其他國家建立較正常的關係，而在國際會談中取得其地位。」

尼克森此種說法是受了某些曲解中國歷史的謬見所影響，而誤認中國人對外關係的傳統經驗是走極端的經驗。其實一般中國人的傳統習慣是走中庸

尼克森的「中國政策報告」與北平之行

之道，爲其自處與對外關係的方針，而其表現於繼絕世、舉廢國、親仁善鄰的外交史跡上，斑斑可考。假如毛共能繼承中國的這種傳統，還不失其爲中國人。可是他們的野蠻狂妄，如見於去年八月毛共發給各地討論的題材，有「尼克森來訪是屈膝投降，應否予以接受？」這是絕對違反中國傳統的。他們所要的「對外關係」和「國際地位」，並不是尼克森所想像的。

尼氏認爲華府與北平的關係，「目前是一個獨特的時刻」。因爲國際關係中轉變的低潮，美國新的外交政策的遠景，和「中國」變化中的面目——這些因素喚起「兩國」走向會談。對此會談，他宣告基於幾項「考慮」，形成華府對毛共採取的步驟。他的這些考慮，是值得我們檢討的。

參

「考慮」之一——「在一個動盪與有核子武器的時代裏，互相對於對方的目的獲得更清楚的瞭解，是重要的。」

當毛共試爆核武器的初期，詹森總統曾屢次聲明，美國對盟邦承擔核子傘的保護。這些聲明是基於了解毛共此舉的詭詐目的。它的這種目的在近年來更加明顯，尼氏竟佯稱不夠了解。

其實，在二月十五日，國防部長賴德向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提出的年度報告——「現實嚇阻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書」(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Realistic Deterrence—Annual Defense Department Report)中指出：「估計到了一九七六年中，中共可使用十至廿枚洲際飛彈，以打擊美國大陸。」又指出：「到了一九七五年底，中共能使用一種具有三千哩或更遠射程的洲際飛彈，以打擊蘇俄的全部或大部份」。(註二)

也許已是基於這種背景的了解，所以尼氏在這方面的政策報告中說：「現在與（北平）接觸，可能有助於避免以後慘重的災禍。」他似乎沒有考慮到他害怕毛共的核武器發展，而企圖予以安撫，實際上反足以延長它發展核武器的歲月，使它無慮於受蘇俄的襲擊，而先罹後患的可能是美國自身。

「考慮」之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形成與它有關的國際安排中，担任其適當的角色，符合美國的利益與世界的利益。唯有那時，那個大國才會在這些安排中有利益關係。唯有那時這些安排才會持久。」

毛共進聯合國了。這與美國的「安排」大有關係。雷斯頓（James Reston）尚且說道：「如果沒有尼克森的驚人的舉動（指宣告將訪北平），那末，很可懷疑台灣會喪失聯合國的席位。」（註三）

毛共已開始以聯合國作為其結合中小國家打擊「一個或兩個超級大國」的戰場。同時，以它的駐聯合國代表團作為其對美國滲透顛覆的大本營。今年元月廿八日美國移民局發表的一項文件，指出現在有三萬毛共份子非法潛留美國，從事秘密活動。尼克森還能進一步安排它「符合美國及世界的利益」嗎？

「考慮」之三——「中國與美國雙方的政策，如果我們不需彼此視為永久敵人的話，強硬固執性便可能緩和許多。就更長期的看，我們的基本國家利益并無發生衝突的必要。」

又說：「中國與美國同具許多並行的利益。在充實我們國民生活上，可能共同致力的很多。中國與美國人民有這樣長久的友誼歷史，並非偶然。在這種基礎上，我們決定必須從事審慎尋求一種新的關係。我們相信中國人能參預此種努力。」

尼氏把中美的悠久友誼歷史，作為尋求與毛共建立新關係的基礎。這是他在意識上的根本錯誤——對於毛共破壞中國的優美傳統，且與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為敵，竟熟視無睹，而發生這種錯誤。

肆

尼克森於敘述「美國對中國大陸政策展開」之後，歸結地說：「在這一年中，我們審慎檢討我們可能採取何等進一步的步驟，以創造中國與美國人民間接觸的更廣大機會，以及我們可如何消除對實現這種機會的不必要的障

礙。我們希望互惠，但是將不會因無互惠而受阻。」

這種進一步的表明願作片面的示惠，其已採取行動的，如最近對毛共解除部分戰略物資的禁運。其將採取的行動，就尼周「公報」的表示及目前國際間的推測，涉及衛星通訊、優惠貿易和科技援助等問題，美方都有與以某些討好的情勢。當此毛共內外艱危之際，尼氏既已登門拜訪，抬高了毛共的聲勢，如果再予以物質的支援，則所貽反噬的後患，必甚嚴重。

在這報告中，尼氏重申他屢次說過的話——「我前往北平，不懷幻想。但是，他又說：「深信一個和平與繁榮的中國，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確信亞洲的和平以及亞洲和全世界的最充分的進步和安全，需要『中國的積極貢獻』」；「假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以一種互惠態度擬訂它對我們的政策」。他的這些主觀的意念和假設，距離客觀的可能性非常渺茫。這不是懷着「幻想」嗎？

這種幻想可能發生的影響，誠如美國前副國務卿包爾（George Ball）於二月十三日紐約時報星期日刊上的文章指出的：尼克森北平之行，在政治上是走耗費與冒險之路；其在外交上之過份使用權術，曲解中共在遠東的重要性，攪亂了美國的亞洲友邦。（註四）

尼氏自認為瞭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像美國一樣，將不會犧牲其原則。」同時指出：「近年來中國內部動亂。」凡是稍知毛共實況的人們，都會了解它的不變的原則，是對外不斷的滲透與顛覆，對內不斷的鬥爭和整肅。這兩種原則擬成它的本質，而絕對不變。尼氏及其策士們因未了解它的這種本質，致被它的權術所眩惑，奢言他的「過去三年來的紀錄，現實而非感情用事，導致我的此行，而且現實將塑造我們關係的未來。」這種幻想跟一九三八年英相張伯倫從慕尼黑帶回的幻想，會有差異嗎？這要看尼氏對歷史的交代了。

伍

在這部分報告中，尼氏也提到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而重申對華的條約承諾：

一、「對中華民國，我們將保持我們的友誼，我們的外交關係，并信守我們的防禦承諾。」

二、「台灣與中國大陸間的最後關係，不是美國所能決定的事件。這個問題由雙方和平解決，將可大為減低遠東的緊張情勢，不過我們并不促請任何一方採取任何特別的途徑。」

上述第一段話中之「信守我們的防禦承諾」，可有狹義的解釋和廣義的解釋。前者為單純根據一九五四年締結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者并適用一九五五年美國國會兩院通過的台海授權決議案，及其於一九五八年金門砲戰時付諸實施的事實。這授權決議案去年曾經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參議員邱池（Frank Church）等廢除的提議，嗣經該院於處理援外法案時，通過了不予廢除的提案。過去在本案存廢的爭論期間，尼克森政府的態度曖昧。此次北平密談，是否談及此點，值得注意。

上述第二段的話，比起去年十一月卅日和今年二月九日季辛吉先後在白宮記者會上所說的話，較無語病。季氏第一次說：「台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終極關係，須由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直接談判解決。」記者問：「他們雙方對直接談判的態度如何？」季氏答：「那將要等着看。」季氏第二次說：「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直接談判，以期解決他們長期的爭執。我們不勸告任何一方採取任何特定的路線。」特別是上述季氏答記者問的話，含有可以期待之意，足供毛共心戰詭計的利用，也會助長國際間某些親共記者的造謠。

陸

二月廿七日尼周發表的「聯合公報」中，有雙方同意的事項，也有雙方不同意的問題。尼克森曾迭次聲明美國遵守對華條約承諾，這早為各方認為將是美毛會談的重大歧見。今在該公報上美方單獨表明的立場中，并無重申此種承諾，而只由季辛吉補充說：「美國對華的承諾不變。」

周恩來在歡迎尼克森的宴會上聲稱：「雙方間重大歧見存在，但必須在不妨礙互相尊重和平五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兩國的正常關係。」當時尼克森的答詞對此沒有反應。（註五）後來在「聯合公報」上是表明同意了。季辛吉并解釋說，既然美國同意這五原則，當然不遲疑地接受這些原則。

所謂「和平五原則」——相互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不侵犯他國，不干涉他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存——原是一九五五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提出的

。其目的在煽惑不結盟的國家，去從事破壞美國對共黨侵略的圍堵政策。之後，毛共武力侵犯印度，策動印尼政變，支持北越南侵，支援寮共叛亂，已是自毀其所標榜的原則了。今尼克森竟予以同意，這不啻是接受糖衣的毒藥！關於所謂「台灣問題」，公報中說：「美國認識到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政府對這項立場并無異議。美國政府重申美國所關心的是台灣問題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又說：「美國將隨着台灣地區緊張情勢的緩和，逐漸減少在該地區的軍隊及軍事設備。」

以上兩點宣告，尤其是第二點，是對毛共的要求作折衷的接納——毛共向來是要求無條件全部撤離的。這樣的接納，已够有利於毛共的心戰布施，同時也會使國際間懷疑到美國對外條約承諾的可信性了。

從上兩項——接受毛共的「五原則」及宣告擬逐漸撤出台灣地區，顯示美國上了毛共的當。尼周秘密外交的危險性，恐怕不止於此。那些雙方同意保守秘密的事項中，可能有關於雙方建立關係的事項。

雙方由於對內對外的情勢——尼氏為爭取今秋的勝選和牽制蘇俄勢力的南進；毛共為整肅內部的叛亂和減輕蘇俄的壓力，都需要達成某種關係的建立。

美國的親共組織仰體毛共的意旨，當然在力求美毛早日正式建交。「美國促進新中國政策委員會」共同主席特雷塔克率團訪問中國大陸回美經香港時宣稱：「今年年底前，『中』美雙方可能建立外交關係。」（註六）。

但據一般的判斷，這種關係將不是正式外交關係。日本外務省近曾認為美毛可能互設辦事處，作為「影子使節」的外交機構。又據外電傳說，美毛間可能建立「熱線」的通訊系統，以增進雙方的溝通和聯繫。

雙方對於貿易的關係，在「公報」中表達所謂平等互利，是些原則性的話。尼氏於東行前三天宣佈進一步展開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關係，把美毛貿易關係提高到美俄貿易的同等地位。這是他給北平的見面禮之一，也為迎合美國工商界對「七億五千萬人市場」的興趣。但因毛共對於對外輸入管制甚嚴，大陸人民的購買力又異常薄弱，勢必無法在雙方互惠基礎上發展貿易關係。加以毛共特殊的貿易政策及其經濟基礎的脆弱，就一般客觀研判，美毛貿易前途無可樂觀。（註七）

北平密談會否談到美國經援毛共問題，未得而知。先是，二月十日尼克森在記者會答問道：「如果毛澤東要求美國經濟援助，我將有所答復。」按記者之所以作此發問，是根據巴黎「世界日報」(Le Monde)透露被稱為中共問題專家、法國前文化部長馬魯(Andre Malraux)曾表示：「北平會談時，毛澤東會提出這個問題。」馬氏會應尼克森之邀，到美接受諮詢毛共情況。事後，他在記者會上說，他認為中共如作經援要求，尼克森會有「同情的反應」。但據世界銀行公共關係部主任克拉克(William Clark)二月十八日對記者說，他很懷疑北平會在初次會談提出經援問題。

上述兩種權威性的觀察雖不相同，但可推測美毛間的經援談判，可能只是時間問題。

雙方對於科學、技術、文化、運動和新聞的交換，「公報」聲稱將採取行動，俾利進一步發展。未來的這些發展，可能對毛共利害兼有。如果因此而戳穿竹幕，激起大陸人民嚮往自由的反毛高潮，那末將來史家在權衡尼克

從尼周會談瞻望印支局勢

羅石圃

美國參院外委會主席傅爾布萊特說：尼克森訪平，將有助於解決越戰問題，顯示美國一般人對尼氏訪平，其主要期望在此。但尼周會談後的聯合公報稱：中共支持越共所提的七點和平建議，美國則堅持西貢和華府的八點建議立場。顯示對越南的和平問題，並沒有因尼周會談而有所接近。不過有跡象可以看出：雙方都主張以和平解決印支戰局，將使美、毛、俄在此一地區的三角關係，不再形成美毛對立，讓蘇俄從中取利。

一 越戰帶給美國的內憂外患

七十年代，是美國內憂外患交迫的年代。國內由黑白衝突演變而為黑白青年結合的反戰暴亂，使學校與治安當局都忙于應付；加上對外貿易逆差與通貨膨脹逐年激增，小市民對政府不滿的情緒，迅速被好亂的青年學生所利用，以致反戰暴亂，由學府而擴大到街頭。美共乘機推波助瀾，由其各種青年組織滲入青年學生團體，將反越戰的目標轉移為反政府、反傳統，使學府

森此行的功罪時，當另有一番的計較罷。六十一年二月廿八日完稿

註一：U. 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Peace, Feb., 1972, pp. 28-41.

註二：Secretary Melvin Laird's Annual Report, Feb. 15, 1972, pp. 45-46.

註三：Nixon Turns to China, by James Reston, Int'l Herald Tribune, Feb. 3, 1972.

註四：Weekly Review, The New York Times, Feb. 13, 1972.

註五：Chou's Remarks, Nixon's Remarks, Int'l Herald Tribune, Feb. 22, 1972.

註六：Hongkong, AFP, Feb. 13, 1972.

註七：U. S. News & World Report, Feb. 14, 1972; The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Feb. 12, 1972.

都成為共黨顛覆美國的羣衆戰場。在對外事務方面，處處都受到蘇俄的脅持。無論在西歐、中東、南亞等地，都是由蘇俄主動進逼，迫使美國不得不步步退讓：在東南亞，莫斯科更利用美國裹入印支戰爭，造成華府和戰兩難的局勢。

形成華府內外交迫的主因何在？這便不能不歸究到參加越戰所鑄成的大錯。從戰費的負擔和兵員傷亡的數字看，越南之戰，是美國自二次大戰以來耗費最多的一場戰爭。據美國國會圖書館于去年七月十日公佈的研究統計報